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八十五目錄

卿貳四十五

涂逢震

裘日修

史奕昂

補錄

涂逢震

書目

解

敘

數

四十五

國朝書目考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八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四十五

涂逢震

公諱逢震字京伯號石溪爲璋公季子生具夙慧常目注日光不
眩三齡能預知鄰家火災強母去得免又於黑夜中叱穿窬人爭
奇之旣長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員璋公歷任清河項城兩縣公隨
侍佐理凡田渠風俗教養利弊皆能代親體察區畫有佳公子之
目公母辜恭人卒於項城署公獨奉諱歸哀毀骨立鄉里稱之及
璋公自清河解組歸家餘四壁公曲盡孝養時祖櫬在堂暴水至

國朝本傳卷之五 卷之五
公助父繫棺樓棟哭三日水退迫父歿公營白馬岡舉母柩合窆之葬之日術者謂不利於公請少避公不許負土成墳竟無恙人以公至性爲不可及云雍正癸卯公舉於鄉官中書舍人佐軍機事當西師時公夙夜在公有能名乾隆己未以官滿當出而佐郡旣成進士遂以一甲第二人及第爲 國朝本省登鼎甲者始未散館卽受 上知充宣諭化導使歷江蘇淮陽等郡所至民情帖服父老婦孺輒歡迎馬首薄俗爲之感革者皆駸駸入於孝弟而公砥礪約束杜絕饋遺更能體察時政與大吏商榷廢舉人以公誠謹弗嫌也將復命授中允旋遷侍讀晉學士充講官入直上書房再擢內閣學士晉工部左侍郎計兩載以編修而陟卿貳中閒

賜宴聯句 頒賚稠疊 恩寵優隆無有過之者蓋公旣授經

鶴禁而於工部事務三年中益詳審釐剔於工程開銷積案爲之
蕩刷一清又條注則例應准若干使胥吏不能往返駁詰陰行其
奸直省以工代賑原以救饑而事後覈減過半追補勢如公謂此
由始事之時奸吏覆藏不發致貽後累乃爲申明定例先行咨會
斯事後免追償之擾而 國帑亦無耗費之虞公私稱便焉戊辰
夏公旣罷官杜門寂處一編相對亦恬淡安於性生耳明年補光
祿少卿歷太常少卿洊通政副使公每履一任則同官倚以集事
以公老成持重故皆深信弗疑公性厭治生產家遺薄田五十畝
讓於伯兄逢乾公久之鬻且盡甲戌逢乾公年七十公遣迎相聚

抵天津歿公感慟無以慰竭力殫殮歸其櫬而仕宦之心泐然廢矣戊寅冬乞假回籍貧不能挾家去乃攜子廷元先行明年上巳抵吳門晨起登虎邱購藤杖折玉蘭一枝步歸舟中客方飯公以倦入寢所假寐移時遂歿公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壽若干歲葬某處配李恭人爲吉水副貢生李景道女子一廷元娶李氏吏科給事中臨川李友棠女女一配丁丑進士熊之福爲浙江巡撫熊學鵬子公官歷十階辛酉湖南考官壬戌會試同考官乙丑武會試考官甲戌會試校閱落卷官一充江南宣諭化導使一充陝西祭告香帛使一充河南祭告香帛使扈從 東陵者一扈從熱河者二公嗜法書工染翰平生不欺人與人交淡以長立朝無所阿附

惟循理敬事人咸指目之爲君子云

右傳蔣士銓撰

乾隆閒南昌涂侍郎逢震以一甲第二人及第由編修充宣諭化
導使未散館授中允歷侍讀署學士充講官直上齋擢內閣學
士升工部侍郎自釋褐至卿貳才兩載耳儒臣遭遇之隆莫與爲
比蔣心餘太史作公墓誌稱其生有異稟內行純密通達政體曲
盡人情先朝不次之恩有自來矣

右紀聞陳康祺撰

古樂圖制與樂器

人樂 夫時不古而樂亦不古

古樂之制本史公云其制其由亦遠矣內古樂之制其由亦遠矣

其制其由亦遠矣內古樂之制其由亦遠矣

其制其由亦遠矣內古樂之制其由亦遠矣

其制其由亦遠矣內古樂之制其由亦遠矣

其制其由亦遠矣

其制其由亦遠矣

其制其由亦遠矣

裴曰修

裴曰修江西新建人乾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八年擢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九年遷少詹事十二月充湖北鄉試正考官十三年遷詹事十四年四月命祭告南鎮會稽山十一月命南書房行走十五年六月充浙江鄉試正考官十月遷內閣學士十六年八月遷兵部右侍郎十二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十七年署吏部右侍郎十八年六月充浙江鄉試正考官九月調吏部右侍郎十月署戶部侍郎十一月充經筵講官尋充會典館副總裁十九年三月以察議侍郎張泰開保舉瞻徇事不實部議革職奉旨從寬畱任十月調戶部右侍郎先是胡中藻逆詩

案發供天津道張紹渠之弟紹衡曾述曰修言堅磨生集已有人
進呈 上面詢曰修並無此語 命提拏張紹衡質訊嗣紹衡供
此語得自裘曰修屬實曰修執奏如前二十年五月 諭曰此事
面面質對其言出自裘曰修已無疑義若謂裘曰修有意通信何
難密札胡中藻令其并行銷燬滅跡而乃假諸張紹衡之口此固
不然但從前查辦胡中藻詩集朕原特交蔣溥密辦事閱數年裘
曰修同事內廷偶爾閒談亦情理所有而張紹衡向胡中藻說及
原在未經發覺之前俱出無心於胡中藻本案初無關涉自可無
庸辦理乃裘曰修面承詢問堅執以爲並無此言是以將張紹衡
提拏質對俾此事水落石出而裘曰修以業經諱飾於前因卽遂

非於後今既供證確鑿則裘曰修面欺之罪實無可道著交部嚴
察議奏六月議革職尋 命授右中允十一月遷侍講十二月授
吏部右侍郎二十一年二月充經筵講官四月軍機處行走七月
以宣化莊頭吳士望控生員孫禮等墾荒斷渠 命曰修偕總管
內務府大臣德保往勘所墾地與渠水並無礙飭令分墾毋牽混
九月 恩賞戶部飯銀每年五百兩 命赴巴里坤辦理軍務十
二月奏言肅州備用之馬多多益善此次解送五千匹若不敷用
西安滿洲營可得千餘綠營可得三千臣已屬巡撫盧焯預備俟
臣抵肅商之督臣黃廷桂如有調撥卽行文令續解可應時無誤
又西安見運米送巴里坤若令晉省解肅之駝帶運亦可稍減腳

費得 旨允行二十二年正月奏言西陲地廣回民不下數十部落而厄魯特人介處其中當策妄阿喇布坦時恣殺掠回民切齒已久是以從前我師所至輒爭先效順此次進剿厄魯特必竄逸或闌入回地臣聞伯克額敏和卓爲回部知名之人受 恩最重請頒 敕令彼宣諭諸回部以我兵所誅惟厄魯特且爲回部除害若有竄入境者能擒而殺之一體賞賚勿被煽生疑懼 諭曰大凡此等外夷我力勝則彼不招而自來若我力竭雖詳諭百端彼之觀望自若卿所言雖亦一策徐徐度之可耳五月裘曰修還京 命往山東河南上江會勘水道疏濬事宜 諭曰朕此次南巡親蒞河工相度險要指授在工諸臣並特派侍郎夢麟會同總

河白鍾山疏荆山橋一帶總河張師載巡撫高晉協辦徐州府黃
河兩岸隄工其徐州護城石工則委之副都御史德爾敏下河諸
工則委之副總河嵇璜六塘河以下各工復委之侍郎夢麟分任
責成各有專屬凡以爲積歲被災羣黎籌宣洩之方捍禦之策者
宵旰靡甯冀收實濟業經屢頒明旨矣近據山東巡撫鶴年奏報
山東之金鄉魚臺等州縣未涸地畝尙有一千餘莊因思此方積
潦再經伏雨秋霖將益苦汎濫而上江之宿虹靈璧等處河南之
永城夏邑等處在在皆有積水計漫溢地界不下數百里此其受
病非一朝一夕驟至蔓延蓋其始皆由於地方官漫不經心偶遇
水災不急爲籌度日復一日因循釀害積水日益增淹地日益廣

以至高下田廬盡成巨浸及至受害既深自非大動帑項厚資工
力不能奏效而大小各官又莫能深悉受害之由確得祛患之術
惟恐議疏議築虧帑貽累遂爾噤口束手坐視其民爲魚而莫展
一籌見今水患已不可勝言若不及時澈底籌辦將來其何所底
止耶此亦朕南巡未了之事著侍郎裘曰修馳驛前往山東河南
上江見在積水各州縣往來周視寬以時日熟察情形咨詢輿論
勿憚再三其在山東者與鶴年會商在河南者與圖爾炳阿會商
在上江者與高晉會商其地方官有熟習水道之員聽其酌量差
委務在通盤籌畫無分疆域凡可以登民衽席計安全而謀樂利
者果歸實用毋惜多費帑金朕痼瘕一體南顧疇咨輟轉憂勤之

意皆諸臣所共悉其深體而其勉之以副委任六月日修由山東查勘至河南七月由河南至上江八月偕安徽巡撫高晉奏籌宿州靈璧虹縣疏濬事言宿靈璧虹等處每年所以被水之由緣豫省虞夏商永四邑之水畢匯宿州所恃以宣洩者惟睢河之一道上游毛城鋪等處減洩之黃水累年浸灌水過沙停積漸成淤至上年天然閘峰山四閘陸續開放而毛城鋪至本年四月底始行堵閉黃河直流已經一載是以徐溪口一帶竟成平陸睢河上段之在宿州者見已全行淤墊睢河旣淤豫省諸水及宿州四境山水散流漫衍達於徐溪靈璧則有斗溝拖尾河沱河虹縣則有荀家溝岳家河一律疏濬虹縣又有潼河受水極大向由林子河經

歸仁閘以東之涵洞入安河今林子河淤已久亦宜舍舊圖新從
潘家山南之徐家衝開通以達董家溝安河入洪澤湖較爲徑捷
凡此皆宿靈璧虹三州縣積水情形就臣等所見酌擬之辦法也
至烏雀嶺董家溝安河係虹縣泗州宿遷桃源四州縣錯壤須會
同辦理董家溝在宿遷境內已全淤安河則界桃源宿遷泗州三
州縣亦閒淺阻金鎖鎮劉李埂田家集陡門等處上下八十里爲
入洪澤之咽喉尤爲緊要皆須逐段開濬必此處較上游深通而
後睢河一帶之水順流直下於洪澤施工次第當由此起見行文
下江督撫諸臣確勘詳估及時辦理惟是下游之下復有下游洪
澤一湖以清口爲出路前蒙 皇上指示河臣將草壩拆卸以暢